

ZHEJIANG YUANJIANG XIBU JISHI

浙江援建西部

纪实

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ZHEJIANG YUANJIAN XIBU JISHI

浙江援建西部

纪实

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浙江援建西部纪实 /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
—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4.6
ISBN 978-7-213-06007-6

I.①浙… II.①浙… III.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2122 号

书 名	浙江援建西部纪实
作 者	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责任编辑	陈巧丽 冯俊逸
责任校对	朱晓阳 姚建国 朱志萍
封面设计	厉 琳
电脑制版	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7.5
字 数	46.25万
插 页	2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3-06007-6
定 价	10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 ▼

智力援边

ZHI LI YUAN BIAN

- 陈金水 为建设新西藏添砖加瓦 | 002
张全松 无悔援藏路 | 015
金树云 援藏忆 | 023
杨梅清 青藏高原话比如 | 027
朱士新 援藏 镌刻在记忆里的歌 | 033
赵建渝 在西藏比如的日子 | 056
包哲东 踏平戈壁千里浪 甘洒热血写春秋 | 066
王昌侯 只为边陲换新颜 | 072
李建平 难以忘却的援藏情结 | 081
王华根 情系那曲 甘愿奉献 | 086
张西廷 下乡的日子 | 090
汤建鹏 甘把青春献边疆 | 096
金敬宝 在援藏的日子里 | 099
吕金胜 难忘的三天三夜 | 103
封忠苗 情牵比如 | 106
赵 平 难忘的援藏之路 | 111
缪承潮 三年和田行 一生大漠情 | 114
张 良 当一名新疆文化的宣传员 | 121
陈继胜 让青春在雪域高原上更加光彩夺目 | 124
包松永 翻越横断山脉 踏看万里羌塘 | 129
孙卫亮 和田浙江工业园区发展亲历记 | 133

- 胡高生 初会那曲经幡 | 138
蒋献生 我的六年“黑河时光” | 143
许以平 我的援疆工作与生活 | 150
刘志勇 新天地 新岗位 新历练 | 156
祁海龙 愿做南湖水 真情润南疆 | 159
陈霞 南疆行 一生情 | 164
沈卫东 一次青海行 一生青海情
——我的“援青日记”节选 | 167

对口情深 DUI KOU QING SHEN

- 郑谐雄 我与青藏铁路野外勘测二三事 | 184
朱厚庭 察汗乌苏河 佳阿木里沙 | 189
李春华 奉献生命的颂歌
——记省科技厅援藏干部张家明 | 194
张士兴 人在那曲 | 197
鱼南洋 无悔三年援疆路 | 202
陈清根 奉献在“生命禁区” | 207
吴军民 遥远的地方和我的“作品” | 211
阮棉钦 在那曲那片土地上 | 214
陈东 我在那曲的日子 | 217
郭慧强 三年援藏行 一生西藏情 | 222
高智慧 不悔援疆 1000 天 | 228
毛克熊 昆仑大漠援疆情 | 232
马家双 怀念藏北比如 | 237
张剑峰 筑在天边的城市——那曲 | 240
卢小强 美丽的多浪河畔 难忘的民族情怀 | 243

- 王万新 雪域燃情 | 248
- 徐志良 为了于田的明天更美好 | 258
- 朱鲁平 我为沙漠而来 | 267
- 胡爱平 援疆掠影 | 271
- 杜子通 无悔援疆路 | 273
- 卢国亮 感悟和田尘土 | 278
- 邱剑飞 援疆支教行 不悔人生路 | 281
- 李愉鸿 难忘一年半的援疆支教岁月 | 286
- 周保华 那些感动的日子 | 292
- 葛跃杰 一生都在爱里 | 297
- 闻汉荣 用赤诚谱写援疆使命 | 300
- 王英文 援疆漫道真如铁 | 304
- 吴宁成 和田 我来对了 | 309
- 周玉娟 终生难忘的援疆支教行 | 312
- 陈晓勇 援疆 缘疆 | 315
- 郑文彬 难忘援疆支教情 | 320
- 刘伟民 我的和田支教行 | 325
- 黄文信 选择了支教就选择了奉献 | 330
- 朱海平 援藏一年的那些事儿 | 335
- 杨晓慧 沙漠中的一棵红柳 | 341
- 王春燕 难忘的援疆行 | 344
- 朱首献 援疆 记忆里的歌 | 351
- 徐 平 情洒边疆不言悔 | 355
- 谢东元 激情满怀的援疆路 | 360
- 尹洪涛 在乌什支教的日子里 | 365
- 华海坤 我的三十而立在阿克苏 | 369
- 罗朝晖 四季阿克苏 | 372

医疗援助

YI LIAO YUAN ZHU

- 杨英行 医疗援疆在大漠 | 380
许敬华 提升自我 无悔援疆 | 386
丁国庆 和田医疗援疆记 | 391
钟光辉 累并快乐着的援疆历程 | 397
陈 谦 援疆日记摘选 | 401
刘 佳 沙 漏 | 406
楼淑芳 援疆 我无怨无悔的选择 | 409
彭震峰 我把光明带边疆 | 414
潘江波 我的援疆忆事 | 417
陈旭东 为所当为 为所可为 为所能为 | 424
吴连拼 情洒阿克苏 | 427
陈文才 一脚踏进塔里木 终生都是兵团人 | 430



智力援边

ZHI LI YUAN B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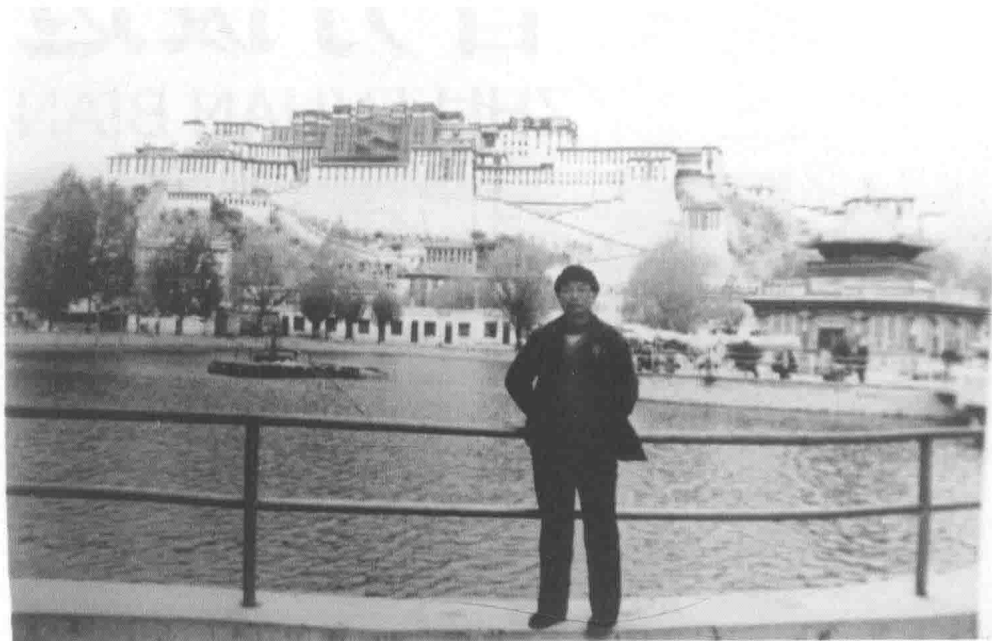
为建设新西藏添砖加瓦

陈金水

(一)

我是 1956 年到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气象站工作的。这一年是西藏大发展的一年,加上要民主改革,所以需要从内地(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对其以东地区的统一称呼)调人,于是很多调干和学校的毕业生来西藏工作。

西藏的民主改革原本是国家出钱把三大领主(噶厦、寺庙上层僧侣、贵族)



作者援藏期间在布达拉宫前留影

的财产买过来,再分配给当地的老百姓。但到1957年初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因改革的条件不成熟,三大领主不愿意将财产卖给国家,所以民主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了,只能等待三大领主的觉悟提高了再进行民主改革。

民主改革停下来了,进藏的大批人员顿感留在西藏压力很大,只好又让一批人员返回内地,山南地区只留下60名干部职工,而泽当气象站的科技人员全都留下来了。

内返人员走了以后,留藏人员很少了,但农奴主阶级并不满足于暂时不进行民主改革,他们的目的是要长期维护封建农奴制度。留下来的人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1957年以后,当地的社会治安开始恶化,农奴主阶级为了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,从局部武装叛乱发展到全面叛乱。他们打死、打伤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,连泽当气象站也遭到他们三次袭击。

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,我们起先是克制再克制,忍让再忍让,做到骂不还口、打不还手,不开第一枪。为了减少摩擦,我们还规定,没有特殊情况不准到气象站100米以外的地方去。有一次,一帮全副武装的叛匪在气象站门口经过,我们始终坚持纪律,叛匪的阴谋没有得逞。

1958年7月的一天,我站气象员冯大刚同志到观测场去工作,正在观测时,叛匪向他开了枪,子弹落在他身旁,扬起了尘土。他快速跑回值班室。这时,我们都进入了战斗状态,可是他突然想起地面最低温度表还未收回,外面温度很高,会损坏的,就打开门跑步到观测场。就在他一把抓起温度表往回跑时,叛匪又向他开枪了,虽然子弹只落在他的脚边,但着实吓了他一大跳。回到值班室后,大家都说他太冒险了。他笑笑说:“这是我的责任。”如果说平时所说的责任重于泰山目的在于提醒的话,那么这次他的这一举动分明是诠释了气象人言行一致的品性。

在学校的时候,老师教育我们:战士爱护枪,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;气象观测员爱护仪器,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。而冯大刚同志,把仪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他的这种精神,充分体现了我们气象工作者责任重于泰山的精神特质。

经过几天的平叛战斗,叛匪暂时败退了。但根据各地的治安情况来看,叛匪还在纠集力量,准备发动更大的进攻。为了保卫阵地,保护气象站,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自卫。

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上,值班员陈启厚同志与往常一样,8点整就到

了观测场。他哪里知道,这时候叛匪已经包围了气象站,就在他认真地进行观测时,几支枪瞄准了他,几声枪响后他倒下了。为了救他,我们用上了全部火力。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后,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。但是,两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,他因为失血过多,停止了呼吸。谁会想到一个搞气象工作的文人,会倒在叛匪的枪口下;又有谁会想到,气象记录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!

陈启厚同志的家庭为国家献出了两条宝贵的生命,他的哥哥之前响应国家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号召,奔赴朝鲜战场,最后战死在沙场上。他的父母和嫂嫂还等着这根独苗回去成家呢!可是,他已经长眠在西藏山南的烈士陵园里了。

经过两次战斗,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气象工作的特殊性,牺牲的可能性最大。在这个危险的岗位上,气象工作者没有贪生怕死,观测时间一到,就按时出去工作,这是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?不是!因为我们心里想着工作,工作高于一切、重于一切。

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,在拉萨部队的增援下,叛匪终于后退了。但这只是暂时的,迹象表明以后的形势会更加危险复杂,叛匪已经从局部叛乱发展到全面叛乱,大批叛匪向气象站这一带聚集。为了守住这个阵地,我们一边工作,一边备战,夜以继日地准备着,争取平时多流汗、战时少流血。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备战,基本能做到以少胜多。

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,西藏的形势越来越紧张。山南地区是产粮地区,叛匪知道粮食对打仗的重要性,所以,山南是叛匪进攻的重点。

1959年1月25日这一天,叛匪围困了我们气象站。他们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,这次人员更多、武器装备更强,还用土喇叭筒对我们喊话,作反动宣传;也有新的战术,如从地面、地下同时进攻;还组织了敢死队,用上了宗教唯心的东西,如胸前挂护身符,身上擦上鸡、羊血,以为有了这些就能刀枪不入。当时群众也很为我们担心。

我们做好了迎接这场艰巨战斗的充分准备。从25日这天开始,叛匪每天晚上向我们进攻1—2次,我们气象站四个同志的战斗岗位是我们阵地的最前沿,离叛匪的工事只有30米左右,所以火力配备最强,有轻机枪、冲锋枪等长、短枪共9支,还有几箱手榴弹。

1959年2月7日,阴历除夕的那天晚上,叛匪经过精心策划,突然向我们猛打猛冲。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准备。这天半夜,叛匪向我们猛冲过来,用超量(30公斤一箱)炸药炸毁我们的工事,集中火力突破我们的阵地,第一道、第二道防线接连被突破,我们在最后一道防线内把敌人打了出去。但是,第一、第二道防线

的同志全部被埋在地下,受重伤的同志发出“哎哟、哎哟”悲惨的声音,声声刺痛我们的心。我们组织抢救的难度很大,因为敌人占领了制高点,我们只能趴在地上,用双手当工具,由于救伤员心切,双手挖得鲜血淋漓也不知道痛。虽经过10个多小时的抢救,可惜第二道防线的同志都牺牲了,当我们挖出王一平同志(地委财经部)的遗体时,发现他从头到脚多处骨折。

第一道防线的同志凶吉如何?我们连续营救。这么长时间断绝与外界的联系,他们不知道外面情况怎样,猜测阵地可能已被敌人占领,于是他们把枪支的零件都拆下来埋入土中。他们想:不能让敌人拿走这些武器去杀害自己的同志,每人八个手榴弹全部揭开了盖子,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当我们挖到了第一道防线的通道后,听不到里面的声音,叫他们也没有回答,里面的同志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敌是友,当我们多次呼叫他们的名字后,他们终于听出了是自己人,这才从地道里爬了出来。

半年多来,经过四次战斗(其中一次在外出执行任务时),我们伤亡很大,部队和地方职工共牺牲了200多人,部队的团长、营长和分工委的3个部长都牺牲了。

敌人的猖狂激起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,我们把个人生死、安危置之度外。要为烈士报仇、誓死保卫阵地、狠狠打击敌人,这是我们的决心。中央指示我们要坚守半年,根据我们的人力、粮食、武器弹药和防御措施等情况,我们决心坚决完成这一任务。

敌人的地面进攻没有得逞,就挖地道向我们进攻。有一次,他们想炸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碉堡,但是不知道距离有多少。他们知道,我们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,因此,他们强迫一名藏族老妇女,反背着手,手上拴着一根很长的绳子,朝我们的阵地走来,当走到碉堡旁边时,又把她拉回去。我们采取对策,使敌人无法接近我们。敌人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冲锋,而我们是防御的,他们伤亡情况肯定比我方多。敌人从地上、地下进攻都没有占到便宜,他们的敢死队也不是刀枪不入的,他们的喊话未瓦解我们的斗志,回答他们的是子弹、炮弹。

中央要求我们坚守阵地的时间进入倒计时了,日子在一天一天地减少,我们希望日子过得快一些,让叛匪的末日早点到来。

自治区把部分情况通报给我们,如3月17日达赖喇嘛离开拉萨要通过山南外逃。我们想把他抓住,但上级指示说:让他走好了,他想到哪里就让他去。3月28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平叛命令(后来经过西藏人大代表讨论,把这一天定为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”)。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是多么高兴

啊!钻地道的日子快结束了,叛匪就像兔子的尾巴——长不了了。1959年3月是西藏黑暗与光明、被压迫与当家作主的分界线。西藏民主改革取得胜利,我们与西藏人民一样感到高兴。在平叛过程中,我火线入党。

4月7日得到好消息,叫我们在屋顶上铺上红布,以区别敌我阵地。4月8日上午,战斗机来了,机关炮直接向敌人开火。大部队强渡雅鲁藏布江,来到泽当,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,泽当的叛乱被平息了。我们与叛匪战斗了74天,终于从地堡里走出来了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两派搞派性,抢枪搞武斗,在混乱中,坏人也趁机抢枪搞叛乱。我在安多气象站时,那曲东面几个县个别1959年的叛乱分子家属,也搞起了叛乱。1969年11月的一天,一股叛匪窜到安多县境内。我县组织平叛小分队,遵照那曲军分区“不歼不止”的命令,去追剿这股叛匪。经过一周的追击,终于在长江源头的郎青山上歼灭了这股叛匪,得到总参的表扬。

在这次平叛中,我从马上摔下来,但是双脚还挂在马鞍上,头落地被马拖了几百米,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我的武器还是20世纪50年代使用过的那种轻机枪,枪筒里粘满了沙子,如果不及时擦掉,打起仗来不如一根棍子。当时,我们到郎青山山脚下时天已经黑了,其他同志就地休息,我利用这一时间把机枪擦好。以前我使用这种枪时,练就了一手好技术,能在黑夜把枪全部拆下,又装上去,这次就用上了。

拂晓时刻又遇上了叛匪,由于气温太低,枪里的机油也冻住了,子弹上膛后怎么也打不响。我多次把子弹上膛又退出,这样重复了20多次,枪才响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,我们消灭了这股叛匪。这次我们以少胜多(我们10人,叛匪60多人),以劣胜优(我们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武器,叛匪用的是当时的新武器),取得了战斗的胜利,得到了总参的通报表扬。

气象站的同志们为了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社会,与叛匪长期战斗,有人流过血,有人也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我们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贡献了力量。

(二)

民主革命胜利后,西藏百废待兴,各行各业都要发展。要发展,首先要解决人员、物资问题,运送物资要解决运输问题,单靠汽车运输不能解决问题,必须修铁路。当时国家已经有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,但是,这条规划线路之内气象站点少,铁路部门要求在唐古拉山南面的安多建站。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。1965年9月,我带着两顶帐篷和仪器前往安多。初秋的安多,气温已经达到严冬

的程度,这给建站造成了很大困难。除了天寒地冻,还要克服严重缺氧。

工作开展以后,困难一个接着一个。开始的时候,整个站只有我一个人,我只能没日没夜地工作着,没有节假日、星期日,春节是哪天也忘记了;天气太冷,年平均气温 -3°C ,一年四季都是冬天,办公、睡觉都在帐篷里,滴水成冰,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,没有一个暖身的角落。想烧火取暖,那里唯一的燃料是牛粪,可是找不到引火的东西。室内没有一张废报纸,外面没有一点柴草。划火柴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都是“噉”的一声就灭了,有的连“噉”的声音都没有,原来它不适应环境——缺氧。粮食有定量供应,牛粪比粮食还紧缺,买牛粪要靠熟人。有一次,我出差回到站里,当时站里已经增添了几个同事,我走进值班室,发现没有烧火取暖。当时是10月份,天气已经很冷了。我朝放牛粪处一看,是空的。虽然大家都感冒了,但工作井井有条,多好的同志!

第二天,我到唐古拉山方向去买牛粪,买到后隔天得叫辆汽车拉回去。傍晚,我在公路边拦车,以前搭车都是这样的,可是这一天拦不到车。我一边走,一边拦车,一直没有拦到。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,躺在公路边装死,其中有一辆车踩了一下刹车,我很高兴,马上爬了起来。可是,当司机看见还是活人,一加油门开走了。这一夜我在海拔5000多米的路上走了130里。回到站里,我把这一情况讲给同志们听,他们告诉我,最近在这条公路上有坏人,上面通知,车辆在路上不准带人,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。

初到一个新地方,人生地不熟,没有熟人,没有朋友,没有亲人,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。在安多,吃菜难是大家的共识。安多到拉萨有1000多里,而拉萨到夏季才有蔬菜,路上来回要4天,五六十元的工资,去一趟拉萨就没了。有一年春天,我的妻子生病了,想吃碗青菜汤,这可难住了我,哪里去找青菜呢?当时在家乡花上几角钱就能买到,而在安多,钱再多也买不到。想来想去,想到从内地回来的驾驶员可能会带点菜回来,我就到加油站的公路上去看,如果有菜,向他们讨也能讨点来的,他们很理解在这里工作的苦。我在寒冷的大风中站了很久都没有等到,最后失望地往回走。走到运输站大门口,看到垃圾堆里有一点绿色的东西,我想是不是驾驶员不要的烂菜,过去一看,果然是他们不要的菠菜老叶子和根,我心里很高兴:还是菜么,就是差一些。我想把它捡来,但是觉得害羞,怕被人家看到了,他们会说:气象站站长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,多难听。但想到家里还有病号在等着吃呢,还是想捡回去。我左看右看,等没有人时就捡起来放在大衣里赶紧往回走。回去后,我拣拣洗洗,烧了一碗汤给妻子吃,吃了以后她精神果然好多了。在当时,这碗汤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好吃。所以在安多有

这样的说法：有钱人家吃菜，穷人吃“肉”。

在这里吃饭是个大问题，一是气压低饭烧不熟，只能长期吃夹生饭。从我第一次进藏开始，25 年中共休假三次，加起来大概有一年时间，剩下的 24 年都是吃夹生饭的。二是由于缺氧，消化功能差不想吃饭。这样长期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，所以要强迫自己吃饭，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为革命而吃饭。我一年要去拉萨出差一次，到了拉萨饭量大增，在安多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而到了拉萨饭吃不饱、觉睡不够，因为拉萨气候好、能吃能睡。另外没有新鲜蔬菜，长期吃咸菜、豆腐乳，时间长了对身体影响很大。

高原上多 8 级以上的大风天气。有的说“安多四季冬，天天刮大风，风吹石头跑，四季穿棉袄”；有的说“安多一天刮一次风，从早刮到晚，一月刮一次风，从月初刮到月末”。风越大沙尘暴就越强，有时刮得遮天蔽日，白天似黑夜，刮得睁不开眼睛，只能低头弯腰行走；风的破坏力也很强，把整个铁皮屋顶全部掀了，把牧民的羊群也吹散了。这也给我们气象站的室外工作增加了难度，有一次强沙尘暴滚滚而来，吓得藏族姑娘不敢出去工作，我只好代她去工作。

安多气象站原只有一个人，后来发展到 18 人，人多是好事，但是相应的困难也增加了。首先要解决住宿、吃喝问题，解决起来很不容易。1966 年以后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，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没有人来关心这些小事了，如果等上级来解决，要等到何年何月？唯一的办法是自己的事自己解决。根据本站的实际情况，我把 18 个人分成两个组。一个业务组，一个劳动组。首先要确保业务工作，同时也要照顾身体情况，所以业务组由女同志和有病的同志组成，其他人参加劳动组。业务组有的同志“不服从领导”，工作完成后还要劳动，劝他也不肯回去，还有意见呢。他说：“我是团支书，站上的事有我一份。”多么好的同志啊！

造房子、打水井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是做起来困难很多。首先没有钱，除了自己的工资以外，站上一分钱也没有。劳动工具只有一把铁锹、一把十字镐，还有借来的钢钎、铁锤。没有钱买炸药，只能到 10 公里以外的山上搬运修公路剩下的石头，小的被别的单位运完了，只剩下搬不动的大石块。我们单位穷，没有其他工具，只能靠一把铁锤一双手，用强劳动把大石头敲小再运回去使用。由于是强劳动，不但呼吸困难，而且半天下来手累得筷子也拿不了，喝水时得用两只手去捧杯子。

石头备好了，运输问题又来了。我们只能站在公路边上拦熟人的车，站在风雪中，两三天才能拦到一辆车。

做门、窗没有木工，我们只好与有木工的部门去换工。经过3年的艰苦劳动，我们建起了16间房子，解决了工作、生活用房问题。

房子造好以后，大家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，想打一口水井的信心就更足了。说干就干，1979年5月13日，我们在冻土地里开工了。冻土地与水泥地相似，挖的时候震得手上起了血泡，呼吸也很困难。但没有人叫苦叫累，还开展竞赛呢：在4—5米深的位置往上甩土，看谁甩的锹数多，从10、20一直增加到连续300多锹（次），我得了这项比赛的“冠军”。他们说：“还是老将厉害，老将出马一个顶仨。”再往下挖时，大家希望早点挖出水来，经常抓把土看一看土的潮湿程度。

一开始挖井，安多县里就传开了：“气象站的人在山坡上打井，能有水吗？”有个当地干部来到我们的工地上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老陈啊，这里能打出水来吗？如果打出水来，我把头割下来。”他把手当刀，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我肯定地说：“能，能，一定能打出水来。”实际上我在两年前就已订了科学杂志并做实地调研了。乡下有的牧民也来现场看，回去后同其他人说：“气象站的人在挖井，挖得很深，我站在井边上往下一看，头都晕了。”

虽然有各种议论，但我们的同志仍然坚定地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挖井不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挖到10多米深时，看到土是湿的，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终于有水了，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。在高兴之余，更大的困难也出来了。水温只有2.5摄氏度，由于没有劳保用品，我们只得穿条裤衩将腿泡在冰水里劳动。水实在太冷了，刚下水时，腿会感到刺骨的痛，然后麻木，最后失去知觉。我想这样会冻坏的，于是规定每个人在水下劳动限时30分钟。这个排号没有写在纸上，但刻在了每个同志的心中，上来一个，谁下去根本不要叫号。

我在18人中年纪最大，是站长，又是发起人，还是共产党员，在艰苦困难的时候要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。轮到我下去时，30分钟到了，上面在叫：“老陈，时间到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冷，再等一下。”到了一小时，又叫了：“老陈，一小时了，快上来！”我说：“我再坚持一下。”到了一个半小时，又叫了：“老陈，一个半小时了，快上来，要冻坏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年纪大，骨头硬，不要紧的。你们年轻人骨头嫩是要冻坏的。我还要坚持一下。”到了两个小时，上面的同志有意见了，说：“老陈，已经两个小时了，你如果再不上来，我们都走了，留你在下面。”我确实是受不了了，只好上来，当时腿已经站不住了，跌倒爬起，爬起又跌倒，像刚生出来的羊羔似的。两个力气大的青年人把我架到房间去休息。经过61天的艰苦劳动，7月12日，一口深14米的水井终于完工了。因水质好，附近的人都来井里打水，连要“把头割下来”的那个干部也来打水烧酥油茶喝。

(三)

造房子、打水井,图的是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,确保业务工作的完成。我们是气象工作人员,不是包工队。为国家办事要少花钱、多办事。当时那样的生存环境怎么能稳定队伍,又怎么能确保我们顺利完成业务工作呢?不调动积极性,不主动造房子、打水井,虽然工资一分也不会少,但国家主人翁的精神不就缺失了吗?国家主人翁精神不是一句空话,而是实实在在的。

我们的业务工作还是不错的:全国的先进会议参加过几次,全西藏第一个“百班无错”出在安多,西藏气象部门奖罚制度也是安多首先制定并实行的。

1980年8月初,中国气象局副局长邹竞蒙来西藏调研,特地到安多来看望我们,充分肯定了安多站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。他说:“组织上要求你们把业务工作做好就好了,你们做好业务工作以后,还要造房子、打水井。这些项目虽然没有哪级领导要求你们去做,但你们都自觉地去做了。同时,这些项目应该是由国家投资来办的,你们没有花国家的钱就把事情办好了,你们这种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,我回去后要宣传。”之后,他在有关的会议上宣传了16年。



作者(左)与当年林芝地区气象局局长合影

邹局长在联合国气象组织会议上也宣传过这件事。1996年1月,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国气象局调研时,给邹竞蒙局长25分钟的时间汇报工作,在汇报到气象部门精神文明建设时,他又提了安多站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……

在当时全自治区70多个县中,安多县是海拔最高的艰苦县,工作、生活等条件都很艰苦,县里的部、委、办、局办公和生活用房只有四排很简陋的平房,总共有20多间,放电影、开大会都是露天进行。

那时,为了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,我们也搞建设,但当时搞木材指标很困难。县领导把这个难题交给我。我跑这跑那,费了不少口舌,终于拿到了一张较为可观的批条。指标拿到以后,就要去找运输车辆,天天到四个车队去,上找队